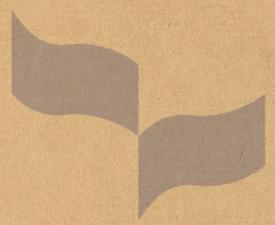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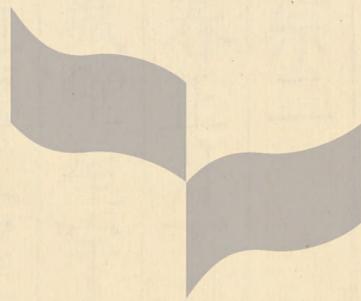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deli得力 No.62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八

武進薛應芬編集

宋紀四十八

起壬午至癸未凡二年

徽宗二

崇寧元年春正月丁丑太原等十一郡地震彌旬晝

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衆二月戊戌詔

士有懷抱道德久沉下僚及學行兼備可勵風俗者

待制以上各舉所知二人辛丑太妃朱氏卒謚曰

欽成皇后祔葬永裕陵哲宗生母也以蔡確配享

哲宗廟庭三月命宦者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

忠彥免

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于民民力重困夏五月庚申韓忠彥罷忠彥爲相召還流人進用忠讜之士張廷監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張舜民等皆居臺諫翕然稱爲得人然與曾布不協至是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附布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材遂罷知大名府吳材王能甫等復舉元祐黨籍以排斥諸賢諫議大夫彭汝霖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黜削案籍具在昨元符末叙復太優曾布用其說具姓

但免

名以進乃詔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呂大防梁燾范
純仁劉摯王巖叟王存傅堯俞鄭雍以下四十四人
各奪官有差惟韓維孫固以神考潛邸舊臣獲免尋
詔毀范純仁神道碑 已卯陸佃罷時詔元祐并元
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相安燾曾任執
政王覲豐稷見任侍從官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范
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次升韓川呂仲
甫張來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詩黃庭堅黃隱
畢仲游常安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原晁
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跋馬琮陳彥默李祉陳

祐任伯雨陳鄂朱光裔蘇嘉鄭俠劉昱魯君貺陳瓘
龔夬汪衍余爽湯馘程頤朱光庭張巽張士良曾燾
趙約譚辰楊侗陳侑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並令
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又詔司馬光等二十一
人子弟毋得官京師陸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怨每
欲參用元祐人材尤惡奔競嘗曰人才無大相遠當
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勢
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爲輕
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更懲元祐餘黨佃
言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

門下侍郎許將
中書侍郎溫益
尚書
左丞蔡京
右丞趙挺之

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
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
尋卒佃字農師山陰人家貧苦學映月讀書舉進士
歷官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善屬文尤精於禮家名
數之說 庚辰以許將溫益為門下中書侍郎蔡京
趙挺之為尚書左右丞京素與屯田員外郎孫勣善
勣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及是
京謂之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勣曰公誠能謹守
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
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 六月癸丑詔倣唐六典

布免

脩神宗所定官制封伯夷爲清惠侯叔齊爲仁惠侯
閏月壬戌曾布罷布初用王安石薦在神宗時凡
上前所言皆安石所欲建明也又上書欲神宗專任
安石以刑罰脅制天下使無敢言哲宗親政宰相章
惇托紹述以快私忿布贊之甚力惇興大獄無能救
解或陰擠之惇逐而布總右揆欲以元祐兼紹聖而
行故逐蔡京至崇寧初知上意所向又力排韓忠彥
而專其政引京以自助京懷舊恨與布大異會布擬
陳祐甫爲戶部侍郎祐甫之子廸布之愛婿也京言
布以爵祿私其所親布忿辯久之聲色俱厲溫益叱

右僕射蔡京

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殿中侍御史錢適
言布援元祐之姦黨擠紹聖之忠賢於是布請罷遂
出知潤州 秋七月戊子以蔡京爲尚書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
立制中道未究先帝繼之兩遭廉帷變更國是未定
朕欲上迷父兄之志今特相卿其將何以教之是時
四方承平府庫盈溢京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
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大都掃地矣上嘗出玉璫玉
卮以示輔臣曰朕此器久就深懼人言故未用爾京
曰陛下當享太平之奉區區玉器何足道哉 己丑

焚元祐法 甲午詔置講議司於都省蔡京起於逐

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爲而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爲提舉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爲而未暇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爲僚屬取政事之大者講議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度屢變無常矣詔以大樂之制訛謬殘闕樂器敝壞制度不齊秦漢之後樂經散亡箏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於琴瑟之間熊羆按梁隋之制也乃設於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協譜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議

樂之臣無所據依乃博求知音之士於天下於是右
魏漢津者本蜀黥卒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以鼎
藥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以善樂薦時阮逸方定黍
律不獲用漢津至是年九十餘矣蔡京復薦之乃得
召見獻樂議曰聲有太有少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
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在其間人道也合三才
之道備陰陽奇耦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
理當時以爲迂怪蔡京獨神之或言漢津本范鎮之
役稍窺見其制作而京託之於李良云 詔杭州明
州置市舶司 庚子章榘罷辛亥復罷春秋博士

案免

竄張來言者謂來向聞蘇軾亡出已俸飯僧縞素爲位而哭是軾黨也詔謫黃州安置 八月甲戌蔡京

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上舍下等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京又請建外學乃詔即京城南門外營建賜名辟雍外圓內方爲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內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於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

左丞趙挺之
右丞張商英

外舍三千人 已卯以趙挺之張商英爲尚書左右
丞商英爲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及任翰林
學士草蔡京拜相制極其褒美故京引之 復令進
士兼試律復紹聖役法 九月己亥立黨人碑于端
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時元祐元
符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畧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
客強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
公亮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
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
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

官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王蚡
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吳安持錢勰李之純趙
彥若趙高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呂希純曾肇王覲
范純粹王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鮮于侁
賈易鄒浩張舜民餘官程頤謝良佐呂希哲呂希績
晁補之黃庭堅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司馬康吳安
詩張來歐陽棐陳瓘鄭俠秦觀徐常湯馘杜純宋保
國劉唐老黃隱王鞏張保源汪衍余爽常立唐義問
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祉陳佑任伯雨朱光裔
陳鄂蘇嘉龔夬歐陽中立吳儔呂仲甫劉當時馬琮

陳彥劉昱魯君貺韓跋內臣張士良魯燾趙約譚
王偁陳詢張琳裴彥臣武臣王獻可張巽李備胡凡
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
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寧
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爲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
邪中邪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爲正等
悉加旌擢范柔中以下五百餘人爲邪等降責有差
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崔鷗以邪等免所居官
居郊城治地數畝爲娑娑園屏處十餘年人無貴賤
長少悉尊師之 冬十月癸亥蔣之奇罷 甲戌復

廢元祐皇后孟氏時元符皇后閣宦者郝隨諷蔡京
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間既而昌州判官馮澥上書
論復后爲非於是御史中丞錢適殿中侍御史石豫
左膚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何大正狂言復瑤
華之廢后掠流俗之虛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
踈逖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
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無牽于流俗非正之論以
累聖朝京與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臺臣之
說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書帝不得已從之詔罷元
祐皇后之號復出居于瑤華宮且治元符末議復后

知樞密蔡卞
兄弟並長二府

號者降宰臣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戶
叅軍黃履祁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
中丞豐稷諫臣陳瓘龔夬等十七人于遠州 擢馮
澥鴻臚寺主簿 戊寅以蔡卞知樞密院事 遼將
蕭海里叛遼亡入女真阿典部遣其族人幹達刺至
女真約同舉兵節度使盈哥執之會遼主命盈哥討
海里盈哥募兵得千餘人兄子阿骨打曰有此甲兵
何事不可圖也遂次混同水蓋先是女真甲兵未嘗
滿千也至是遼兵追海里者數千人而不能克盈哥
謂遼退爾軍我當獨取海里遂使阿骨打與戰執而

殺之因大破其黨由海里首獻于遼遼主大喜錫予
加等盈哥自是知遼兵之易與益自肆矣 十一月
癸巳置西南兩京宗正司及敦宗院分處宗室非袒
免者戊申子楷封高密郡王 十二月癸丑蔡京論
前宰執韓忠彥等議棄湟州失策因薦高永年王厚
爲帥 辛酉追謚哲宗子茂爲獻愍太子初鄒浩召
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
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
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僞
爲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爲己出欺人可

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追冊茂爲太子而竄浩于昭州 丁丑詔邪說陂行非先聖賢之書及元祐學術政事並勿施用

二年春正月乙酉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陷以黨事同日貶竄任伯雨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夬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郴州陳祐澧州李深復州江公望南安軍常安民温州張舜民商州馬涓吉州豐稷台州初蔡京帥蜀張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于象州 誠徽二州蠻納土

益卒

左僕射蔡京

劉后子帝為嫂何侍
太后

加舒亶龍圖閣待制初舒亶知南康軍辰溪蠻叛蔡京使知荆南以開拓邊土至是亶奏知誠徽州楊晟臻等二千餘人並納土詔加亶待制羣臣表賀未幾曲赦兩路改誠為靖州微為蔣竹縣 壬辰温益卒益字禹弼泉州人舉進士尋附會蔡京歷官中書侍郎任宦從微至顯無片善可紀至其狡譎傳合蓋天性然也 以蔡崇禮為工部員外郎召試政事堂辭翰竒偉拜中書舍人 丁未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二月尊元符皇后劉氏為皇太后宮名崇恩詔立殿中監尚食尚藥尚醞尚米尚輦凡六

局 復榷茶法。茶自嘉祐通商熙寧中李稷提舉成
都茶場稍復榷法而利復歸于官。至是蔡京請荆湖
江淮兩浙福建七路所產茶悉仍舊禁榷。即產茶州
郡隨所置場。申商人園戶私易之禁。詔從之。三月
乙酉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尋又詔元符末上書
進士充三舍生者罷歸。以元祐學術聚徒傳授者監
司覺察必罰無赦。元符上書邪等人亦無得至京師。
丁亥策進士于集英殿。賜霍端友等五百三十八
人及第。出身有差。其嘗上書在正等者升甲。邪等者
黜之時。李階舉禮部第一。階深之子。陳瓘之甥也。特

中書侍郎趙挺之
尚書 左丞張商英
右丞吳居厚
同知樞密安惇

奏名安忱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階魁南宮多士無以
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忱第忱惇兄也又黃定等
十八人皆上書邪等上臨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
可也神宗哲宗何負于卿等亦並黜之 夏四月丁
卯詔毀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
梁燾鄭雍趙瞻王巖叟十人景靈宮繪像乙亥詔毀
范祖禹唐鑑及三蘇黃庭堅秦觀文集 戊寅以趙
挺之爲中書侍郎張商英吳居厚爲尚書左右丞安
惇同知樞密院事 除故直秘閣程頤名言者希蔡
京意論頤學術頗僻素行謫怪專以詭異壟瞽愚俗

近以入山著書妄及朝政詔毀願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願以邪說誑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願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更鹽鈔法蔡京欲囊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強而固恩寵俾商人先輸錢于推貨務請鈔赴產鹽州郡支鹽而舊鈔悉不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貲更鈔已輸錢悉乾沒於是有齎數十萬券一旦廢棄者朝爲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儲失

備提點淮東刑獄章繹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
奪繹官 詔童貫監洮西軍 五月丙戌貶曾布爲

廉州司戶叅軍 六月丙午童貫及安撫王厚復湟

州初蔡京復開邊還王厚前秩會羗人多羅巴奉谿
賒羅撒謀復國趙懷德畏偪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
令諸部朝廷患衆羗扇結遂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
十萬討之京又與內客省使童貫善因言貫嘗使陝
右審悉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請以貫用李憲故
事監其軍帝從之貫至湟州適中太一宮火帝下手
札驛止貫毋西兵貫發視遽納鞞中厚問故貫曰上

趣成功耳。遂行。多羅巴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羗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道而進。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要，厚擊殺其二子。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羅巴與俱遁。厚遂拔湟州，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降德音于熙河蘭會路，論棄湟州罪，貶韓忠彥爲磁州團練副使，安燾爲祁州團練副使，曾布爲賀州別駕，范純禮爲靜江軍節度副使，奪蔣之奇三秩。凡預議者貶黜有差。秋七月丁酉，詔自今戚里宗屬勿復爲執政官，著爲令。八月戊申，張商英罷，商英在紹聖時巧

媚取容共倡紹述至是與蔡京議論不合執法石豫
御史朱紱余深奉行蔡京風旨將劾奏之而無以爲
說乃取商英在元祐中嘗著嘉禾頌擬司馬光於周
公且酌祭光文有褒頌功德語因請正其罰詔以商
英論議反覆貪冒希求元祐之初詆訾先烈臺憲交
章豈容在列落職知亳州名入元祐黨籍商英小人
是非其類也九月禮部員外陳暘上所撰樂書二
百卷命吏部尚書何執中看詳謂暘欲考定音律以
正中聲願送講議司令知音律者叅驗行之暘論曰
魏漢津論樂用京房二變四清蓋五聲十二律樂之

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鐘清爲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鐘或可分也。而黃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壬辰詔曰：朕惟隆禮作樂，實治內修外之先務，損益述作，其敢後乎！其令講議司官詳求歷代禮樂沿革，酌古今之宜，修爲典訓，以貽末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風易俗之美化。廼稱朕咨諏之意焉。癸巳，令天下州郡各建崇寧寺。辛丑，始定選人階官。時吏部侍郎鄧洵武言：神宗稽古建官，旣正省臺寺監之職，而以寄祿階易空名矣。今選人

七階自兩使判官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
爲河東幹當公事者有河中府司錄叅軍而監楚州
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而充濮州教授者淆亂紛
錯莫甚於此宜造爲新名因而制祿詔悉更之乃改
留守節察判官爲承直郎書記支使防團判官爲儒
林郎留守節察推官軍監判官爲文林郎防團推官
爲從事郎令錄爲通仕郎知令錄爲登仕郎判司簿
尉爲將仕郎後改通仕爲從政登仕爲修職將仕爲
迪功 蔡京又自書姦黨爲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
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

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鑄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高麗與女真通好，女真雖舊屬高麗，不相通者久矣。會高麗醫者至女真，還言于高麗王曰：「女真居黑水者，部族日強，兵益精悍。其王乃通使于女真，自是來往不阻。」冬十月，置湟州茶馬司，置都大軍器所。初，知渭州邢恕建兵車之議，下諸路創造，凡數千乘。及是，蔡碩又請製河北五十將兵器，及兵車萬乘於京師，置官以領之。遼生女直部節

度使盈哥卒，兄子烏雅束嗣。十一月，遼封耶律淳為越王。淳，興宗之孫也。篤好文學，昭懷太子之得罪也。道宗嘗欲立淳為太子，羣臣不可而止。遼主即位，寵待加厚，號其父和魯幹為太叔，封淳越王，留守京東。遼主召監脩國史耶律儼纂諸帝實錄，儼本姓李，賜以國姓。十二月，置邊事司，以王厚高、永年主之。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八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九

館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四十九

起甲申至丙戌凡三年

徽宗三

崇寧三年春正月戊子鑄當十大錢自太祖以來諸路置監鑄錢有折二折三當五隨時立制未嘗鑄當十錢至是蔡京將以利惑上始請鑄於諸路與小平錢通行于時以蔡攸為秘書郎攸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帝時為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攸下馬拱立王問知為攸心善之及即位遂有

寵至是賜以進士出身遂有是拜 甲辰命方士魏漢津定樂鑄九鼎時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爲帝言方今泉幣所積盈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說而制作營築之事興矣至是京以門客劉曷爲大司樂命魏漢津定樂鑄九鼎漢津上言曰臣聞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爲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爲黃鐘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聲

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
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
九寸即黃鐘之律定矣黃鐘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
欲取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以備
百物之象次鑄帝座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
十四氣鐘然後均弦裁管爲一代之樂制帝從之漢
津論樂語多無稽之言然曉陰陽數術多竒中嘗語
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加邢恕官先是上諭
宰臣曰涇原弓箭手聞恕虐用其人今逃者已千餘
戶矣蔡京庇恕乃諭使者薦恕俵糴奉法乃獲進秩

二月庚申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 三月辛

丑大內災高麗侵女真女真敗之高麗既與生女真
通好會烏雅束遣石適歡以兵徇曷懶甸之地下其
七城高麗恐不利於已使人請議事石適歡使盃魯
徃而曷懶甸亦使二詳穩如高麗高麗執二詳穩而
拒盃魯不納於是五水之民皆附高麗執女真團練
使十四人進攻女真石適歡連破之追入闢登水逐
其殘衆踰境高麗王懼遣還所俘請和由是使好復
通 夏四月乙丑罷講議司詔諸州見行新法文移
許直達尚書省其講議司官屬依制置三司條例司

例推恩自張康國以下遷官者幾四十人尚書省復
言追復先朝法度以來無慮千百數尚懼講求未盡
乞令諸路官司有未興復者各具以聞從之 王厚
復鄆州廓州 五月己卯封蔡京爲嘉國公以王厚
爲武勝節度留後初厚帥大軍次于湟命高末年將
左軍別將張誠將右軍自將中軍期會宗哥川羗置
陣臨宗水倚北山谿賒羅撒張黃屋建大旆乘高指
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遊騎登山攻其北親帥
強弩迎射羗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揚沙翳羗目
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

撒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開城門以降
厚計羅撒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爲不能及
遂止師下青唐知羅撒留一宿去貫始悔之厚將大
軍趨廓州羗酋落施軍令結以衆降遂入廓州詔加
京司空封爵而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 史
臣曰吐蕃之裔守護西塞爲不侵不叛之臣固嘗宣
力王家奮擊夏虜而王安石主王韶章惇主王瞻蔡
京主王厚三用師於其國喃氏子孫無罪而就覆亡
功雖訖成邊患不息及金人得秦隴乃能求其後而
續其血食孰謂夷無人哉 辛丑詔黜守臣進金助

脩宮庭者 蔡京請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
子所做川峽路立偽造法通情轉用并鄰人不告者
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已而令諸路更用
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惟閩浙湖廣不行錢
引趙挺之以爲閩乃京鄉里故得免焉 六月壬寅

朔圖熙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 癸酉辟雍初成詔

荆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

位次孟軻吏部尚書何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

壬子置書畫筭學書學習篆隸草三體明說文字
說爾雅博雅方言說文則令書篆字著音訓餘書皆

設問答以所解義觀其能通書意與否。盡學以不做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簡高爲工。算學以九章周髀及假設疑數爲筭問。仍併曆筭三式。天文書爲本科。其生皆占經以試。其取士法畧如太學。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將仕郎爲次。戊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爲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復彈奏戶部尚書劉拯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爲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爲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

擇風臺臣劾之出知蘄州 秋七月辛卯復行方田

法 八月丙午許將罷將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

明中丞朱諤收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為謗且謂將

在元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居紹聖則陰匿元祐之

所為遂罷知河南府諤蔡京之黨也 秦鳳招納司

言階州生蕃納土得邦潘豐三州計二千五百里大

小首領一百二十人詔本路經畧胡宗回加樞密直

學士渭州郭景脩為西上閣門使然所奏皆誕妄

九月乙亥以趙挺之吳居厚為門下中書侍郎張康

國鄧洵武為尚書左右丞紹聖中蔡京治役法薦康

門下侍郎趙挺之
中書侍郎吳居厚

左丞張唐國
右丞鄧洵武

國爲屬及京當國定黨籍議紹述康國皆預密謀故
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運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爲
承旨遂拜左丞以胡師文爲戶部侍郎初東南六
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于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爲倉
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江淮
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
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
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
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令民納錢民
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

始求羨財以供侈費。於是以其姻家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爲戶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竭則不能增糴儲積，空而輸般之法壞矣。罷科舉法時雖設辟雍太學

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縣猶以科舉貢士。蔡京以爲言，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並罷而每歲試上舍生，則差知舉如禮部法云。詔諸州別置齋以養材武之士。冬十月辛丑朔大雨雹。丙辰命官編類六朝勲臣。十一月甲戌視太學官論定之士十六人。癸巳更加上神宗

惇卒

哲宗謚

十二月復封孔子後爲衍聖公

戊午安

惇卒惇字處厚廣安人上舍及第歷官同知樞密院
平生排陷忠良其子郊坐指斥誅流其祀遂絕人以
爲冥報云以陶節夫經制陝西河東五路初蔡京
任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妄特甚每進築一城寨即奏
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未一年自常調遷至樞密
直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蓋與虜戰則有勝
負獨進築則無虞又皆遠靈武數百里之地虜所不
爭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力主之故有是命是歲
大蝗

卞免

知樞密張康國
同知樞密劉達
左丞何執中

四年春正月立武學試藝法 丙申蔡卞罷卞立心

傾邪一意婦翁王安石所行為至當以兄京晚達而

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

請以童貫為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

於帝前詆卞卞求去遂出知河南府丁酉以童貫為

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畧安撫制置使 二月甲寅以

張康國知樞密院事劉達同知院事何執中為尚書

左丞 中書省請擇公卿子弟執戟以衛軒墀遂命

置三衛郎曰親衛曰勳衛曰翊衛既又改三衛郎為

三衛侍郎 閏月壬申令州縣做尚書六曹分六案

右僕射趙挺之

甲申改鑄錢。自太祖以來，閩蜀陝西多用鐵錢，每十文當銅錢一文。至是，河東轉運判官洪中孚言：遼夏以鐵錢爲兵器，若雜以鉛錫，則脆而不可用。請改鑄之。乃詔置陝西河東河北京西十八監鑄。當二夾錫鐵錢。詔河陝諸路各置招納司。三月甲辰，以趙挺之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黎洞王河蠻內附。時蔡京開邊，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邀利，乃誘王江首楊晟免等使納土，夸言向慕者百二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庚戌，令呂惠卿致仕。戊午，復銀州。竄知慶州曾孝序于嶺南。初，孝序察訪湖北，過

闕蔡京畏孝序見帝言舒亶事密遣客以美官啖之
孝序不從又與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於通
流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遂出知
慶州至是京行結糴依糴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序
上疏曰民力殫矣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
史宋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所得但言
約日出師幾誤軍期除名竄嶺表初蔡京使王厚
招夏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
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京責厚愈急厚乃遣弟詣保忠
還爲夏邏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

爲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
於事京怒令以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
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而朝廷用京計又命
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
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巽請皆拒之又令殺其
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畧數萬口與羗酋谿賒羅撒
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爲
羗人所執多羅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
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羗衆復焚
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

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蒙。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喻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辱獄吏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自戕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唯王厚坐逗遛貶爲郢州防禦使。置議禮局。初，太祖命聶崇義重集三禮圖。劉溫叟等撰開元通禮。景祐中，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皇祐中，文彥博撰大享明堂記。嘉祐中，歐陽脩撰太常因革禮。元豐中，宋敏求詳定。

朝會儀注祈禳蕃國喪葬禮總百六十三卷帝以爲未備置議禮局于尚書省命詳議官具禮本末議定請旨以給事中劉昺領其事 召婺州教授葉夢得爲議禮武選編脩官用蔡京薦召對夢得上言自古帝王爲治廣狹大小規模各不同然必自先治其心者始今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材有邪正民情有休戚四者治之大也若不先治其心或誘之以貨利或啗之以聲色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嘗不顛倒易位而况求其功乎上異其言特遷祠部郎官 夏四月辛未遼遣使來言朝廷出兵侵夏今

挺之免

大遼以帝妹嫁夏國主請還所侵夏地蔡京謂虜書悖慢草答書甚峻上令易之曰夷狄當示包容今西邊方用兵不宜開北隙遣翰林學士林攄報之以綦崇禮權直學士院崇禮求便郡拜徽猷閣學士知漳州夏人寇鄜延將劉延慶等敗之五月戊申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壬子賜信州道士張繼先號虛靖先生六月戊子趙挺之罷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遂拜尚書右僕射既相與京爭權屢陳京姦惡且請去位以避之遂罷秋七月辛丑右司諫姚祐謂汴都無險請置輔郡詔以穎

昌府爲南輔。升襄邑縣爲拱州。爲東輔。鄭州爲西輔。澶州爲北輔。各屯兵二萬。重其資給。四路總管皆蔡京之門人。蓋京欲兵權歸己故也。甲寅。詔奪元祐輔臣墳寺。還上書流人。八月。以王祖道提舉溪峒司。祖道言。王江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宜開建城邑。置溪峒司。主之。詔從之。於王口砦置懷遠軍。尋分其地置允格二州。又析黎峒地爲庭孚二州。甲申。九鼎成。奉安于九成宮。以蔡京爲定鼎禮儀使。乙酉。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周以垣墻。上施埤堦。漫如方色。外築垣環之。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東曰牡

鼎東北曰蒼鼎東曰岡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
西曰皐鼎西北曰魁鼎又鑄帝坐大鐘及二十四氣
鐘時制新樂亦成大司樂劉昺言大朝會宮架舊用
十二熊羆按金鐔簫鼓膚篥等與大樂合奏今所造
大樂遠稽古制不應雜以鄭衛詔罷之又依昺改定
二舞各九成每三成爲一變執籥秉翟揚戈持盾威
儀之節以象治功庚寅樂成列于崇政殿有旨先奏
舊樂三闋曲未終帝曰舊樂如泣聲揮止之既奏新
樂帝顏和豫百僚稱頌九月朔以鼎樂成帝御大
慶殿受賀是日初用新樂太尉率百寮奉觴稱壽有

數鶴從東北來，飛度黃庭，回翔鳴唳，乃下詔曰：禮樂之興，百年於此，然去聖愈遠，遺聲弗存，廼者得隱逸之士於草茅之賤，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適時之宜，以身爲度，鑄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協於庭，八音克諧。昔堯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制，宜賜新樂之名曰大晟。朕將薦郊廟，享鬼神，和萬邦，與天下共之，其舊樂勿用。先是端州上古銅器，有樂鐘，驗其窾識，乃宋成公時。帝以端王繼大統，故詔言受命之邦，而隱逸之士，謂魏漢津也。朝廷舊以禮樂掌于太常，至是專置大晟。

府大司樂一員典樂二員並爲長貳大樂令一員協
律郎四員又有製撰官爲制甚備於是禮樂始分爲
二加魏漢津虛和冲顯寶應先生帝幸九成宮酌獻
至北方寶鼎忽破水流溢於外或者以爲北方致
亂之兆乙巳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惟不得至畿
甸冬十月壬辰日中有黑子十一月丙辰置諸
路提舉學事官置番學于熙河蘭湟路己未章惇
死惇字子厚浦城人舉進士甲科歷相位窮兇極惡
遂成紹聖之禍初惇知商洛縣時嘗與蘇軾同遊南
山抵仙遊潭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惇推軾下潭

書壁軾懼不從惇遂下大書石壁上曰蘇軾章惇來
軾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惇曰何也軾曰能自判
命者能殺人也惇大笑林摠自遼還初摠使遼時
蔡京使其激怒以啓釁摠遂恣情不遜遼人大怒空
客館絕煙火三日乃遣還議者以爲怒鄰生事猶除
禮部尚書遼人以失禮來言始出知潁州以朱劭
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于蘇州初蔡京過蘇州欲
建僧寺閣會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郡人朱冲
不可京即召冲語之居數日冲請京詣寺度地至則
大木數千章積庭下京器其能踰年京還朝遂挾冲

子劭偕來竄其父子名姓于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
時垂意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
三木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貢五六品至是漸盛舳艫
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州命劭總其
事劭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
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
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指爲御前之物
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
抉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惟恐芟
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

其須斲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
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
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交轢州縣道路以目

方士魏漢津死于京師賜號嘉成侯詔於鑄鼎之地
作寶成宮置殿以祠黃帝夏禹周成王周公旦召公
奭置堂以祠唐李良及漢津張舉卒舉字子厚常

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親不忍斯須
去左右親友強之仕乃調青溪主簿亦不之官閉戶
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窮經著書至夜
分不寐元豐中近臣薦其高行至于元祐大臣復薦

之起教授穎州辭不就於是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
章言曰壑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爲朝廷失士蘇軾言
之尤切詔拜秘書省校書郎敕郡縣致禮敦遣竟不
出壑孝弟脩於家忠信行於友聲名聞於人蹈中守
常從容不迫爲當時名流所慕以不造門爲耻至是
卒賜謚曰正素先生

五年春正月戊戌彗出西方其長竟天甲辰以吳居
厚爲門下侍郎劉逵爲中書侍郎乙巳以星變避殿
損膳詔求直言劉逵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
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明日蔡京

門下侍郎吳居厚
中書侍郎劉逵

京免

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 丁未太白晝見
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之法及諸州歲貢供
奉物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無間存沒稍復其官盡還
諸徙者程頤復宣義郎致仕 二月丙寅蔡京罷京
懷姦植黨威福在其手託紹述之名紛更法制貶斥
羣賢增脩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
王不會為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為陋至於
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吏員
冗濫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遙郡刺史
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置應奉司御

向來言者何在京退而後言耶

右僕射趙挺之

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
竒巧爲功而花石綱之害爲尤甚至是因彗星見帝
悟其姦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免京爲中太一宮使
留京師言者論不已中丞吳執中言于帝曰進退大
臣當全體貌帝爲京下詔戒飭言者乃已 以趙挺
之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京旣罷帝召見挺
之曰京所爲一如卿言復拜右相挺之與劉逵同心
輔政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之事稍稍澄正之然挺之
多知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逵畢其說逵亦
欲自以爲功直情不顧初蔡京興邊事用兵累年至

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釁端一
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之意哉挺
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時執政
皆京黨但微笑而已 三月丙申詔星變已消罷求
直言尋復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 乙卯許
夏人平廢銀州爲銀川城罷五路經制司徒陶節夫
知洪州 己未賜禮部進士及第出身六百七十人
時蔡蕤揣蔡京且復用其所對策曰熙豐之德業足
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績述足以求賴不
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

紀元曆

達免

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姦言
乘間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不以爲疑動搖國是不
以爲憚願逆處其未至而絕其原於是擢爲第一以
所對策頒天下是科所得者趙鼎 夏四月丁丑停
免兩浙水災州郡夏稅 五月丁未班劉昺所造紀
元曆 六月癸亥立諸路監司互察法庇匿不舉者
罪之 秋七月庚寅朔日當食不虧壬寅詔改明年
元 九月辛丑河南府嘉禾與芝草同本生 冬十
一月己巳詔立武士貢法 十二月戊午朔日當食
不虧羣臣稱賀 己未劉達罷時蔡京令其黨進言

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爲之今一切皆
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惑其說復有用京之意然羣臣
未有覺者鄭居中往來鄭妃父客鄭紳所知之即入
見言陛下所建立皆學校禮樂居養安濟等法乃厚
下裕民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乃更張邪帝悅居中退
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帝遂
疑達擅政於是京黨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達專恣反
覆陵蔑同列引用邪黨出達知亳州

宋元通鑑卷第四十九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五十

起丁亥至戊子凡二年

徽宗四

左僕射蔡京

居厚子克

中書侍郎何執中

左丞鄧洵武

右丞梁子美

大觀元年春正月甲午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壬寅吳居厚罷壬子以何執中為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子美為尚書左右丞子美初為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損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由是諸路漕臣效尤爭進羨餘矣北珠出於女真子美市於遼遼嗜其利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女真深

挺之免

中書侍郎鄧洵武

門下侍郎何執中

左丞梁子美

右丞朱諤

同知樞密鄭居中

怨之而子美用是顯。二月己卯復行方田。三月
 丁酉趙挺之罷以何執中鄧洵武為門下中書侍郎
 梁子美朱諤為尚書左右丞。以鄭居中同知樞密
 院事蔡京之再相也。居中有有力焉。京薦之初居中直
 學士院自言為鄭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倚為重。
 及居中入樞府。妃時已貴重於居中。無所賴。乃用宦
 者黃經臣計以親嫌為請。改授中太乙宮使。居中不
 懌。蔡京為言。宥府本兵之地。非三省執政。用親無嫌。
 經臣沮之。於是居中疑京援已不力。怨之。以蔡攸
 為龍圖閣學士兼侍讀。甲辰立八行取士科。八行

者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凡有此八行者即免試補太學上舍知台州李諤文以徐中行薦中行聞之盡毀其所爲文入委羽山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癸丑趙挺之卒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初舉進士在德州以希意行市易法蘇軾謂其聚斂小人不當召試館職既乃劾軾誹謗先帝且建議紹述排擊元佑諸人反覆窺覘以取高位雖小有才不足論也以葉夢得爲起居郎時蔡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上言周官太宰以八

柄詔王馭羣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宰得
以詔王而不得自專夫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
爲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爲不可而不出
於陛下則今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爲可否無乃
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
進卿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
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
有才之稱故先王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
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爲純正在外惟取推
行法令速成者爲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

洵武免

中書侍郎梁子美

諤卒

特有表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為先上
然之 夏五月以蔡薺為給事中薺初以對策阿附
甫解褐即除秘書正字未踰年為侍從前此未有也
已丑貶呂惠卿為祁州團練副使 庚寅鄧洵武
罷時妖人張懷素謀反朝士多株連者而洵武與其
黨連姻遂罷 甲午詔班新樂于天下癸卯詔諸路
監司勿任元祐學術者 六月己未以梁子美為中
書侍郎 乙亥朱諤卒諤字聖與秀州華亭人初名
紱進士第二以同黨籍人姓名故改名在蔡京門下
歷官右丞相善附合不能有所建白既死京為之誌

其墓。秋七月戊子，詔括天下漏丁。八月乙卯，會

布卒。布字子宣，南豐人。鞏弟，舉進士，歷官右丞相。進

紹述之說，既死，乃謚文肅。庚申，以徐處仁為尚書

右丞，林摠同知樞密院事。處仁尋罷。九月，貶侍御

史沈畸監信州酒稅，竄御史蕭服于處州。時蔡京怨

劉逵，會蘇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逵。婦兄章、緹兄弟

遣開封尹李孝壽鞫之，株連者千餘人。彊抑使承死

者甚衆，京猶以為緩。遣侍御史沈畸、御史蕭服往代

畸至蘇，即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餘人。歎曰：為天子耳

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

右丞徐處仁
同知樞密林摠

左丞林攄
同知樞密鄭居中

以聞京大怒貶畸監信州酒稅服羈管處州而縋竟
竄海島程頤卒年七十五頤字正叔於書無所不
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
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卒得孔孟不傳之
學爲諸儒倡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
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而劉絢李籲謝良佐
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
世稱爲伊川先生冬十月己未詔士有才武絕倫
者歲貢準文士上舍上等法閏月丙戌以林攄爲
尚書左丞復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居中旣怨蔡

京遂陰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霆得兩首
龜于黃河獻以爲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
而霸者也居中言首豈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
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已故申前命
流太廟齋郎方軫于嶺南時軫上書言蔡京睥睨
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爲自媒之計內
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
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上意也明日不行
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已過則稱君必欲陛
下歛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

士投匭者無日無之京分爲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
籍則誰肯爲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
爲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爲京必反也
請誅京好皇帝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 十一月
壬子朔日食蔡京以不及所當食分率羣臣稱賀

建靖海軍王祖道言地文蘭那四州蠻皆內附請於
黎母山立鎮州賜軍額曰靖海 十二月置黔南路
加蔡京太尉召王祖道爲兵部尚書初南丹州地與
宜州及西南夷接壤世爲莫氏所居自署刺史王祖
道欲取之乃誣其酋莫公佞阻文蘭州不令納土發

兵討之擒公佞以南丹州爲觀州公佞弟公晟結溪峒報服侵掠城邑殺刺史蔡京匿不以聞特置黔南路領庭孚平允從宜柳融及觀九州京以功加太尉而召祖道爲兵部尚書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瘴癘戍者十亡五六實無尺土一民益於縣官時廣南西路轉運副使張莊與祖道表裏遂以代其任祖道莊旣鑿空超取顯美由是龐恭孫趙適程鄰相與效之邊壤益多故矣涪州夷內附以其地爲珍承州知涪州龐恭孫說誘之也乾寧軍言

黃河清七晝夜詔以乾寧軍爲清州 廬州雨豆

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帝御大慶殿受八寶羣臣稱慶
赦先是有以玉印六寸龜紐獻者文曰承天福延萬
億永無極詔名鎮國寶至是又得良玉工帝命作六
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鎮國通曰八寶
蔡京特上表賀京又奏甘露降侍郎廳延福宮竹生
紫花黃蘗祕閣槐枝連理御筆曰昨日仙鶴三萬餘
隻盤旋雲霄之上京又奏有仙鶴數萬隻蔽空飛鳴
又奏建州竹生花結成稻米搬入城市貨糶所收數
十萬碩又奏穰縣生瑞穀安化縣生芝草都計五萬

本汝州生碼碯山子一百二十座及諸州雙頭蓮連
理木甘露降仙鶴集雙爪雙頭芍藥牡丹凡五千三
百種有奇拜表稱賀又言冀州黃河清汝州牛生麒
麟六十二處降甘露二十處木皆連理二處祥雲現
三處見毫光祥煙手詔云金芝產于良嶽萬壽峯宜
改名壽嶽蔡京導主上酷好祥瑞而李諲以竹釘豎
芝草於蟾蜍背以獻及至一夕而解故釘猶存梁子
野進嘉禾則以膠粘紙纏皆不之罪范齊詐稱牛生
一物今已被村民壞了切慮即麒麟也程祈言扶邦
彥家收得異禽恐鳳凰也無根之語不可勝數已未

進蔡京太師加童貫節度使內臣建節始于此戊寅
河東北盜起 二月甲午以葉夢得爲翰林學士夢
得極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重內輕外且乞身先
衆人補郡蔡京初欲以童貫宣撫陝西取青唐夢得
見京問曰祖宗時宣撫使皆是見任執政文彥博韓
絳因此即軍中拜相未有以中人爲之元豐末神宗
欲命李憲雖王珪亦能力爭此相公所見也昨八寶
恩遽除貫節度使天下皆知非祖宗法此已不可救
今又付以執政之任使得青唐何以處之京有慚色
已而卒用貫取青唐 劉詵上徵聲詔曰自唐以來

正聲全失無徵角之音五聲不備豈足以道和而化俗哉劉詵所上徵聲可令大晟府同教坊依譜按習仍增徵角二譜候習熟來上初進士彭几進樂書論五音言本朝以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調尚闕禮部員外郎吳時善其說建言乞召几至樂府朝廷從之至是乃降是詔 三月庚申班金籙靈寶道場儀範于天下 夏四月甲辰復洮州童貫奏至百官表賀 五月庚戌朔日食辛亥以復洮州功賜蔡京玉帶加童貫檢校司空京請佩金魚遂爲故事 六月瀘南夷納土詔以爲珍州 秋八月丙申梁子美罷知

子美免

中書侍郎林攄
左丞余係

鄆州 九月辛亥以林攄為中書侍郎余深為尚書
左丞時攄知開封府同治妖人張懷素獄事多連蔡
京二人曲為掩覆凡獄辭及交通書問有及京者輒
取焚之京深德二人故力引之 癸酉皇后王氏崩
謚曰靖和 冬十月以石公弼為御史中丞 十一
月丁未朔太白晝見辛酉訪求古禮器壬戌詔討論
臣庶祭禮 十二月壬寅陪葬靖和皇后于永裕陵
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鎮諸蠻納土共五
萬一千一百餘戶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
里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譜州四州七原等州納土計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
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
京帥百官表賀詔莊兼黔南經畧安撫使 渝州蠻
內附以其地爲溱州 詔以孔伋從祀孔子廟 復
詔行方田法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

浙江圖書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五十一

起己丑至庚寅凡二年

徽宗五

大觀三年春正月丁卯夷州納土已巳胡耳西道蠻
 納土甲戌升湟州為饗德軍節度 二月丙子朔播
 州楊文貴納土以其地置遵義軍 丁酉童貫自檢
 校司空奉寧節度使進司徒易鎮洮州葉夢得當草
 麻黽勉奉詔及制出鄭居中乃摘制語言于貫曰葉
 內翰欺公至託王言以寓微風貫問其故居中曰首

詞有云眷言將命之臣宜懋旌勞之典凡今內侍省
差一小中官降香則當曰將命修一處寺觀造數件
服用轉官則曰旌勞公以兩府故事爲宣威麻辭乃
爾是以黃門輩待公也又其末云若古有訓位事惟
能德因敵以威懷于以制四夷之命賞眡功而輕重
是將明八柄之權尚書周官分明上面有建官惟賢
一句不使却使下一句謂公非賢爾眡功輕重之語
亦以公之功止於如此不足直醲賞也貫初垂涎儀
同已大失望聞之頰面徑揖起歸質諸館賓俾字字
解釋而已聽之其言頗符乃大怒泣訴于上納告榻

康國平

上竟不受 三月壬申張康國暴卒康國字賓老揚人舉進士始因附蔡京而進及在樞府寢為崖異時帝惡京專復陰令康國阻其姦且許以相京忌康國遂引吳執中為中丞執中將論康國康國先知之且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為京論臣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怒黜執中知滁州至是康國田朝退趨殿廬得疾仰天吐舌昇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 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為姦搢紳側目右正言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吾任言責此而不言可乎遂上書劾貫

摠免

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 夏四月戊寅林摠罷時集英殿貢士傳臚摠當傳姓名不識甄益字帝笑曰卿誤邪摠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久之自揚

首開遼邊者林攄也

知樞密鄭居中

同樞密管師仁

中書侍郎李深

左丞薛昂

右丞劉正夫

州徙大名道過闕為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携貳若
兼而有之勢無不可蓋欲報其辱也帝由是始有北
伐之意 癸巳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管師仁同知
院事癸卯以余深為中書侍郎薛昂劉正夫為尚書
左右丞昂與余深林攄附蔡京最久昂至舉家為京
避私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
五月乙巳朔學官孟翊自謂精於易獻所畫卦象
謂宋火德將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號改官名
變庶事以厭之不然期將至矣帝不悅詔竄之遠方
戊午以龍圖閣直學士葉夢得出知汝州尋落職

師仁免
京免

左僕射何執中

提舉洞霄宮鄭居中以夢得軋已故陰語童貫令去
之 詔今學校所用雅樂不過春秋釋奠諸賜宴辟
靡乃用鄭衛之音雜以俳優之戲非所以示多士自
今一用雅樂 六月甲戌朔詔脩樂書 管師仁罷
為佑神觀使 丁丑蔡京罷京專國日久中丞石公
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劾京罪惡章數十上上亦厭
京遂罷為太乙宮使初上為端王時太史局有郭天
信者言王當有天下及即位言驗得寵每奏天文必
指陳以撼京密白日中有黑子帝為之恐後屢白不
已上始疑京故罷辛巳以何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執中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爲首相太學生
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即位以來五命相矣若韓
忠彥之庸懦曾布之賊污趙挺之之蠢愚蔡京之跋
扈皆天下所不堪者今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
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黯然失望
執中雖不敢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
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疹已深豈庸庸
之醫所能起乎執中夤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
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蚩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
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 六月江淮大旱 秋七月

丁未詔謫籍人除元祐姦黨外餘並錄用 八月帝
親製大晟樂記命劉昺編脩樂書爲八論又爲圖十
二凡爲書二十卷說者謂蔡京使昺緣飾之以布告
天下云 丙申升融州爲清遠軍節度 己亥韓忠
彥卒忠彥字師朴琦子也舉進士嗣父爲宰相質剛
氣和不幸與羣奸同事身被五黜了無介懷亦不忝
所生云 九月己未賜天下州學藏書閣名稽古
冬十月癸丑大雨震電減六尚局供奉物 十一月
丁未詔筭學以黃帝爲先師風后等八人配享巫咸
等七人從祀 己巳蔡京進楚國公致仕仍提舉哲

宗實錄朝朔望石公弼言蔡京盤旋京師無去志其餘威震于羣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殿中侍御史洪彥昇言蔡京再居元宰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姦誤國公私困敝旣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殿中侍御史毛注言京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翰林學士葉夢得爲腹心交植黨與帝爲逐夢得提舉洞霄宮而遷注爲侍御史注復極論京受孟翊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凶朋林摠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其門人播傳咸謂陛下恩眷

門下侍郎余深
中書侍郎張商英
同知樞密侯蒙

不衰行且復用太學生陳朝老亦疏京惡十四事乞
投畀遠方以禦魑魅皆不報 罷鑄夾錫錢

四年春正月癸卯罷改鑄當十錢辛酉詔士庶拜僧
者以大不恭論禁燃頂煉臂自毀者 二月己丑以

余深爲門下侍郎張商英爲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
密院事蔡京旣免商英自峽州起知杭州過闕賜對
因奏曰神宗脩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
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
其意足矣遂留居政府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
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使

密伺京所爲京聞而銜之 三月庚子募饑民補禁
卒癸亥詔罪廢人稍加甄叙以責來效 詔罷醫筭
書畫學官醫生入太醫局筭生入太史局書生入翰
林書藝局畫生入翰林畫圖局 夏四月己卯班樂
尺于天下癸未蔡京上哲宗實錄 五月丁未彗出
奎婁長數丈歷閣道逆行入紫宮徧掃垣內外座俄
又進掃帝座者再前後二十餘日乃滅 甲寅立詞
學兼茂科帝以宏詞科不足以致文學之士故改立
是科歲附貢士院試去檄書而增制誥中格則授館
職歲不過五人 行三舍法于天下榮州以王庠應

詔屏曰昔以母年五十二求侍養不復願仕今母年六十乃奉詔豈本心乎時嚴元祐黨禁屏自陳蘇軾蘇轍范純仁爲知己呂陶王吉嘗薦舉黃庭堅張舜民王鞏任伯雨爲交游不可入舉求仕願屏居田里朝廷知其不可屈賜號處士尋改潼川府教授賜出身及章服一日四命俱至竟力辭不受丙辰以彗見避殿減膳令侍從官直言指陳闕失石公弼等遂極論蔡京罪張克公亦論蔡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賜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爲祝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

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法名退送門號
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園土聚徙郡之惡及不軌不
忠之罪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
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
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
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別爲禁防陛
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致於法
以嚴刑峻罰脇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
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興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
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天變甲子貶蔡京出居

深克

右僕射張商英

昂克

杭州丙寅余深罷深與蔡京結爲死黨京旣去國深不自安上疏乞罷乃出知青州 貶王祖道爲昭信節度副使放張莊于永州治其妄言拓地之罪 六月乙亥以張商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初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爲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二字賜之 丙申薛昂罷 秋七月辛丑詔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稅又兼不食之山方之俾出芻草之直民戶因而廢業失所監司其罷方田悉令改正毋失其舊 乙亥以

門下侍郎吳居厚
中書侍郎劉正夫
左丞侯蒙
右丞鄧洵仁

劉正夫爲中書侍郎侯蒙鄧洵仁爲尚書左右丞庚
辰以吳居厚爲門下侍郎八月省冗官石公弼
上疏言自崇寧以來任事之人專務僥功倖賞開邊
則招納無窮修造日廣民力凋瘵饑疫相繼死者過
半輓運花石荒廢農業黔南之役湖廣蕭然上天垂
戒寧不在茲願息民以承天意何執中等毀之遂自
兵部侍郎出知揚州閏月辛丑詔諸路事有不便
于民者監司條奏之辛酉詔戒朋黨以張閣知杭州
兼領花石綱九月丙寅朔日食冬十月丁酉立
貴妃鄭氏爲皇后后開封人本欽聖殿押班初帝爲

知樞密吳居厚

居中免

端王常朝欽聖太后太后命后供侍及帝即位遂以
賜帝后性端謹好觀書章奏能自製帝愛其才寵冠
後宮竟立爲后 鄭居中罷以吳居厚知樞密院事
蔡京之罷居中自許必得相帝覺之不果用至是復
以外戚罷 十一月丁卯郊改明年元 十二月庚
戌改謚靖和皇后爲惠恭出宮女四百八十六人
張商英請編熙寧元豐事號皇宋政典詔就尚書省
置局商英謂蔡京以紹述爲名但劫制人主禁錮士
大夫耳故作政典以黜其妄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二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五十二

起辛卯至甲午凡四年

徽宗六

政和元年春正月壬申毀京師淫祠一千三十八區

壬辰詔百官厲名節 二月丙午以太子少師鄭紳

為開府儀同三師 三月己巳詔監司督州縣長吏

勸民增植桑柘課其多寡為賞罰癸酉以王襄同知

樞密院事 夏四月丙辰立守令勸農黜陟法 五

月己卯東南有星晝隕丁亥解池生紅鹽 六月甲

同知樞密院王襄

寅復蔡京爲太子少師 秋八月乙未復蔡京爲太子太師丁巳張商英罷商英爲政持平改蔡京所鑄當十大錢爲當三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鹽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歛以寬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嚴憚之嘗葺升平樓戒主者遇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時稱商英忠直然意廣才踈凡所當爲先於公座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爲計初何執中與蔡京同相凡營立皆預議至是惡商英出已上與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竄知惠州初帝在潛邸方技郭天信言當居天位

及即位頗睽寵之商英因與往來事覺居中因諷中丞張克公并論之遂罷政出知河南府尋貶爲崇信軍節度副使 九月戊寅王襄坐薦引近侍罷 遣端明殿學士鄭允中及童貫使遼童貫旣得志於西羌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乃以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爲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 冬十月羈管陳瓘于台州瓘以忤蔡京竄郴州瓘子正彙在杭訟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薺執正彙送京師陰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

府併逮治。瓘尹李孝壽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蒞鞫，聞其辭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帝命宣取瓘所著尊堯集，張商英先已取其集將上，而商英罷相。瓘遂表奏乞進尊堯集于御前，開拆崇寧初旣建辟廱，詔以王安石封舒王，配享宣聖廟，肇創

坐像。攏憤之併於奏牘。寓意其畧曰。代言之筆。盡日其徒爲儒宗首善之宮。肇塑其形爲坐像。禮官舞禮而行。諂吏書獻。佞而請觀光乎仲尼。乃王雱聖父之贊。比諸孔子。實卞等輕君之情。彼衰周之僻王。棄真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太廟之饗。後世所以廣上丁之祠。今比安石爲僻王之臣。則方神考爲何代之主。又况一人幸學。列辟班隨。至尊拜伏於爐前。故臣驕倨而坐視。百官氣鬱。多士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陵。棄置不召者十載。八字威加於鄧綰。萬

機獨運於元豐。豈可於善述之時。忽崇此不遜之像。又况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爲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迭賓之禮。禮儀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豈是先王訪道之法。贛川舊學記刊于四紀之前。辟水新靡像成於一壻之手。唱如聲召。應若響隨。其自叙則曰。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歿而後已。志不可渝。望雖隔於戴盆。夢不忘於馳闕。丹誠上格。天語遙詢。要觀尊主之恭。緩議奸時之罪。淵冰在念。梟磔寧逃。奏上帝謂其語言無緒。並係詆誣。羈管台州人。皆危之。瓘至。

天台猶表謝曰知詆誣之不可志在尊堯豈行用之
敢私心惟助舜語言無緒議論至迂獨歸美於先猷
遂大違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誤咨詢虛消十載之光
陰靡恤一門之溝壑果煩揆路特建刑章若非蒙庇
於九重安得延齡於再造其凜凜不屈蓋如此初安
石嘗著日錄八十卷瓘謂安石此書詆訕宗廟及瓘
貶廉州乃著合浦尊堯集以日錄詆誣之罪歸于蔡
卞後又著四明尊堯集痛絕王氏以發揚熙寧用舍
宰臣本末之緒而自明改過之心至是貶台州何執
中奉行蔡京風旨起遷入石戢知台州欲寘瓘以必

死慼至執瓘至庭大陳獄具將脇以死瓘揣知其意
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慼失措始告之曰朝
廷令取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如許使君知尊堯
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尊堯何得爲
罪時相學術短淺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
公議干犯名分乎况尊堯集已上進矣慼慙揖瓘使
退所以窘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中怒罷慼瓘平
生論京兄弟皆披擿其處心發露其情慙最所忌恨
故得禍最酷 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初燕人馬植本
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于人童貫使

遼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
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
朝植即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
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
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
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
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
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
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事不侔矣
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爲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十二月己酉詔臺諫以直道覈是非毋憚大吏毋
比近習 是歲出宮女八十人

二年春正月甲子詔元符上書邪等人不得除監司
二月戊子朔詔蔡京復以太師致仕賜第京師京
自杭州召還帝宴之于內苑太清樓 遼主如春州
至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直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
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半酣遼主命諸酋次第起
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諭之再三阿
骨打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
阿骨打跋扈如此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

奉先曰彼僉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
化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亦何能爲遼主乃止阿骨
打之弟吳乞買粘罕胡舍等嘗從遼主獵能呼鹿刺
虎搏熊遼主喜加以官爵阿骨打歸疑遼主知其異
志且以遼主淫酗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近部族
女直趙三阿鶻產拒之阿骨打虜其家屬二人走訴
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蕭奉先作常事以聞遼主
命送咸州詰責欲使自新後數召阿骨打阿骨打不
至一日率五百騎突入咸州吏民大驚翌日赴詳穩
司與趙三等面折庭下阿骨打不屈送所司問狀一

夕遁去遣人訴于遼主言詳穩司欲見殺故不敢留
自是召不復至矣奉先遼主元妃之兄也外寬內忌
因元妃故遼主深倚任之 三月己巳御集英殿策

進士賜及第出身七百十三人是科得李綱 賜貢

士聞喜宴于辟廳仍用雅樂罷瓊林苑宴兵部侍郎

劉煥言州郡歲貢士例有宴名曰鹿鳴乞於斯時許

用雅樂易去倡優淫哇之聲 夏四月辛卯復行方

田 監察御史李彥章請士母得兼習史學詔從之

五月己巳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京患言者

議已乃作御筆密進而丐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

太師蔡京

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以行至有不類
帝書者羣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
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
矣 呂中曰自奸臣創御筆之令凡私意所欲爲者
皆謂御筆行之違者有刑於是給舍不得繳臺諫不
得言而紀綱壞矣昔有勸仁宗攬權者上曰措置天
下事正不欲從中出此言真爲萬世法 利州路轉
運副使張臣獻羨餘三十萬緡爲言者所論尋除名
竄池州 六月己丑以余深爲門下侍郎罷戶部尚
書陳顯知越州顯因對言再用蔡京士民失望帝怒

故貶顯不復仕歸隱四明 秋七月壬申訪天下遺

書丙子置禮制局掌討論古今宮室車服器用冠昏喪祭沿革制度及更制郊廟禋祀之器劉昺領之

八月焚元祐制詞 九月壬午蔡京率意自用欲更

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爲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職悉倣機廷之號修六尚局建三衛郎遂詔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爲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爲三公爲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仍立三孤爲次相之任更侍中爲左輔中書

令爲右弼尚書左僕射爲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
爲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及文武勲官而以太尉
冠武階然是時員旣濫冗名且紊雜甚者走馬承受
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冬十月乙巳內臣譚稹經營河東邊事至晉州得
一物于民間似石非石似銅非銅長尺餘闊寸餘厚
二三分色赤黑首末素質中有古篆籀文其上兩旁
橫出兩尖如雲氣之狀莫知何物也稹歸以進蔡京
京見之謂此爲元圭即天錫禹者晉堯所都也宜獻
之于上戊寅上受元圭于大慶殿受賀赦天下執政

少傳太宰何執中

皆進秩辛巳蔡京進封魯國公以何執中爲少傳改太宰仍兼門下侍郎 十二月丙戌加童貫太尉

蜀夷內附置祺亨州龐恭孫說誘之也 蘇轍卒轍

字子由軾之弟也性沉靜簡潔爲文汪洋淡泊似其爲人而秀傑之氣殆與兄軾相迫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調停及議回河顧役與文彥博司馬光異同西邊之謀又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於轍見之轍與軾進退出處無不相同獨其齒爵皆優于軾說者謂造物所賦亦有乘除於其間哉

三年春正月癸酉追封王安石爲舒王安石子雱爲

居厚免
知樞密鄭居中

洵免

臨川伯從祀孔子廟時五禮新儀成於正月元日舍
萊仲春秋上丁舍奠以充國鄒國公及舒王配享
殿上頒辟雍大成殿名於諸路州學 丁丑吳居厚
罷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居厚久居政府以周謹自
媚雖無大惡可言然一時聚斂者推爲首 二月辛
卯太后劉氏自殺帝以哲宗故曲加恩禮于后而后
頗干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
已爲左右所逼即簾鈞自縊死年三十五謚昭懷
三月壬子朔日食 夏四月癸巳鄧洵仁罷乙巳作
玉清和陽宮在福寧殿東奉安道象帝所生之地也

已酉以薛昂爲尚書右丞 庚戌班五禮新儀詔

開封尹刊本給天下其不奉行者罪之又置禮制局

討論古今宮室車服之度冠昏喪祭之則 閏月丙

辰改公主爲帝姬 五月丙午葬昭懷皇后于永泰

陵 已酉帝御崇政殿親按宴樂召侍從以上侍立

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於宴饗比令有

司播之教坊試於殿庭無滯懣焦急之聲嘉與天下

共之可以所進新樂頒行其舊樂悉禁 六月癸亥

祔昭懷皇后神主于太廟 秋七月甲申還王珪孫

固贈謚追復韓忠彥曾布安燾李清臣黃履等官丙

少師何執中

予加何執中爲少師以燕樂成進執政官一等故也
八月大晟府奏以雅樂中聲播於宴樂舊闕徵角
二調及無土石匏三音今樂並已增入詔頒降天下
九月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
先生老志濮人初爲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
結草廬田間爲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亶以名聞
時帝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館于蔡京第嘗緘書一
封至帝所啓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
也由是益信之號爲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
不可解者卒應者什八九其門如市京慮大甚漸以

好皇帝

爲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絕之踰年而死仔昔洪州人初隱于嵩山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來事京薦之帝召見賜號冲隱處士篆符有驗進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恩寵寔加朝臣戚里夤緣關通中丞王安中上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責所屬保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并言蔡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帝欣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帝曰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爲卿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

懇祈帝爲遷安中翰林學士 詔大晟樂頒於太學
辟靡諸生習學所服冠以弁袍以素紗皂緣紳帶佩
玉從劉昺製也昺又上言曰五行之氣有生有尅四
時之禁不可不頒示天下盛德在木角聲乃作得羽
而生以徵爲相若用商則刑用宮則戰故春禁宮商
盛德在火徵聲乃作得角而生以宮爲相若用羽則
刑用商則戰故夏禁商羽盛德在土宮聲乃作得徵
而生以商爲相若用角則刑用羽則戰故季夏土王
宜禁角羽盛德在金商聲乃作得宮而生以羽爲相
若用徵則刑用角則戰故秋禁徵角盛德在水羽聲

乃作得商而生以角爲相若用宮則刑用徵則戰故
冬禁宮徵此三代之所共行月令所載深切著明者
也作樂本以導和用失其宜則反傷和氣夫淫哇滯
雜干犯四時之氣久矣陛下親灑宸翰發爲詔旨淫
哇之聲轉爲雅正四時之禁亦有所頒協氣則粹美
繹如以成詔令大晟府置圖頒降四年正月大晟府
言宴樂諸宮調多不正如以無射爲黃鐘宮以夾鐘
爲中呂宮以夷則爲仙呂宮之類又加越調雙調大
食小食皆俚俗所傳今依月律改定詔可 冬十一
月癸未祀天于圜丘帝執大圭以道士百人執儀仗

前導蔡攸爲執綬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
東若有樓臺重複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臺殿
閣隱隱數重旣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
見人物否攸即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幢節蓋相繼
而出雲間眉目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即
其地建道宮名曰迎真作天真降臨示現記由是益
信神仙之事矣 十二月癸丑詔求道教僊經于天
下 遼女真部節度使烏雅束死阿骨打自稱都勃
極烈遼使阿息保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
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爲罪乎 辛酉太白晝見 是

歲出宮女二百七十九人

四年春正月戊寅朔置道階時王老志王仔昔徐知常等得幸遂賜號先生處士等名秩比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級後又置道官二十六等有諸殿侍宸校籍授經以擬待制脩撰直閣之名二月癸酉

長子桓冠夏四月庚戌幸尚書省以手詔訓誡蔡

京何執中各官遷秩癸酉閱太學諸生雅樂五月

丙戌祭地祇于方澤六月壬申以廣西溪洞地置

隆兌二州秋七月丁丑置保壽粹和館以養宮人

有疾者戊寅焚苑東門所儲毒藥可以殺人者仍禁

勿得復貢。八月新作延福宮，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訴、藍從熙五人，諷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各爲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爲海，疏泉爲湖，鶴莊鹿砦，文禽竒獸，孔翠諸柵，蹄尾動以千數。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怪石巖壑，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旣成，帝自爲文以記之。其後又爲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

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徙
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
先賞尋又跨舊城脩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浚
濠作二橋橋下疊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
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夾江皆植奇花珍木殿
宇對峙焉 冬十月女真阿骨打叛遼取江寧州先
因遼主好畋獵淫酗怠于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海
東青于海上道出生女真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真
厭苦之及阿疎奔遼烏雅束屢以爲請遼主不遣阿
疎遂以爲辭稍稍拒市鷹使者及阿骨打襲位相繼

遣蒲家奴習古乃等索阿踈遼主終不許習古乃歸
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骨打乃召其所屬使備
衝要建城堡脩戎器遼主使侍御阿息保往詰之阿
骨打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
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踈朝貢如
故不然城未已也阿息保還遼主遂發渾河北諸軍
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
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必先發制之無爲人制乃
與撒改子粘沒喝等謀遂集所屬諸部兵以銀木可
婁宿闍母等爲將而使婆盧火徵移懶路廸古乃兵

九月阿骨打率兵進次寥晦城諸部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數遼之罪告于天地曰世事遼國恪脩職貢定烏春窩謀罕之亂破蕭海里之衆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疎屢請不遣今將問遼之罪天地其鑒佑之遂命諸將傳挺而誓至遼界遇勃海軍耶律謝十墜馬阿骨打射殺之阿骨打之子幹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胄戰或自旁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撒改在別部聞之使粘沒喝及谷神來賀勸其稱帝阿骨

打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進軍寧江州。填塹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阿骨打邀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時遼主射鹿于慶州。畧不介意。唯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十月朔。寧江州陷。遼防禦使藥太師奴被獲。阿骨打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初。女真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凡步騎之仗糗皆自備焉。其部長曰孛堇。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猶千夫長。千夫長。謀克。猶百夫長也。凡以衆降附者。率以猛安。謀克之名授之。十一月。遼主聞寧江州陷。召羣臣。

議漢人行宮副部署蕭陶蘇幹曰女真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練若遇強敵稍有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如陶蘇幹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乃以司空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蕭撻不也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屯出店河阿骨打帥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骨打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登岸與

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
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嗣
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
肆赦恐聚爲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
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鬪
志遇敵輒潰阿骨打進襲遼蕭敵里干幹鄰灤東殺
獲甚衆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
萬云 十二月遼賓祥咸三州及鐵驪部叛降女真
鐵驪王奚回離保未幾逃歸 以童貫爲陝西經畧
使初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訛哆以書遺其國統

軍梁哆陵曰我居漢二十年每見糧草轉輸例給空券方春未秋士有饑色若徑擣定遠唾手可取旣得定遠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我儲穀累歲掘地藏之大兵之來斗糧無齎可坐而飽也哆陵遂以萬人來迎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兵盡發窖穀哆陵圍定遠失所藏越七日訛哆遂以其部萬餘歸夏夏主築減底河城故詔童貫爲經畧以討之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二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三

館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五十三

起乙未至丁酉凡三年

徽宗七

政和五年春正月壬申朔女真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先是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其稱帝阿骨打不許阿離合懣蒲家奴粘罕等復以為言至是阿骨打始用鐵州降人楊朴策遂稱皇帝即位且曰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况所居

按出虎水之上於是國號大金建元收國更名旻追尊祖龕福以下皆爲帝以吳乞買爲諳班勃極烈撒改斜也爲國論勃極烈其國語謂金爲按出虎謂尊大爲諳班謂國相爲國論斜也亦阿骨打弟撒改烏古廼之孫也粘罕又名沒喝亦其國語云 庚辰晏州夷反初知梅嶺砦高公老之妻宗女也嘗出金玉器飲宴州夷酋卜漏等漏心艷之會瀘帥賈宗諒以斂竹木擾夷部且誣致其酋卜固旁等罪夷人咸怨漏遂相結因上元張燈襲破梅嶺砦虜公老妻及其器物四出剽掠梓州轉運使趙適聞之倍道趨瀘劾

宗諒罷之。詔康延魯代宗諒。聽適節制。適陰有專討
意。兵端益大。於是詔發陝西軍三萬。以適爲招討使。
適與別將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期會于宴州。漏據輪
縛大圍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諸夷爲適敗。潰
者悉赴之。乃壘石爲城。樹柵以守。適軍不能進。巡檢
种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多狻。適遣土丁
捕之。伐去蒙密。緣崩石挽藤葛而上。得狻數千頭。束
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狻背。暮夜復遣土丁負繩梯
登崖巔。以繩梯引下。人人銜枚。挈狻蟻附而上。比鷄
鳴。友直等悉力擁刀斧穿箐入。及賊柵。出火燃炬。狻

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猱竄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猱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賊擾亂不復能抗。赴火墮崖死者不可勝計，斬數千人，生擒十，瀋晏州平，拓地千里，適爲建城砦，畫疆畝，募人耕種，且習戰守，號曰勝兵。遼主使僧家奴持書往金議和，使爲屬國。阿骨打遣賽刺復書云：若歸叛人阿疎，遷黃龍府於別地，然後議之。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州，州人走保黃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幹里朶左副統蕭乙薛、右副統耶律張家奴都監蕭謝佛留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且屯田以爲持久計。

金主聞之率衆趨達魯古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爲陣謀良虎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婁宿銀木可衝遼中堅陷陣力戰粘沒喝以中軍助之遼兵遂敗金兵乘勢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至阿婁岡遼步卒盡殪耕具數千皆爲金人所獲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童貫遣熙河經畧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畧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爲兩路聲援仲武至

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于古骨龍
大敗之斬首三千餘 二月甲寅冊定王桓爲皇太
子赦桓帝長子顯恭皇后所生 庚午以童貫領六
路邊事時未興鄜延環慶秦鳳經原熙河各置經畧
安撫司以貫統領之於是西兵之柄皆屬於貫 三
月辛未朔太白晝見 甲申追論至和嘉祐定策功
封韓琦爲魏郡王復文彥博官 遼使張家奴等六
人齎書使金猶斥阿骨打名冀其降金主以爲書辭
慢侮留五人獨遣張家奴還報書亦斥遼主名諭遼
主降 癸巳賜禮部奏名進士六百七十人是科得

洪皓崔縱。夏四月甲辰作葆真宮改集賢殿爲右
文殿置宣和殿學士以蔡攸爲之。六月癸丑三山
河橋成初蔡京以孟昌齡爲都水使者鑿大岷三山
兩河創天成聖功二橋調役夫數十萬至是畢工御
製橋銘未幾水漲橋壞遼復遣蕭辭刺使金金主以
書辭慢留之不遣。秋七月戊辰朔日食。丁丑詔
建明堂于寢廟之南初元豐禮官以明堂寓大慶殿
別請建立以盡嚴奉而未暇講求至是下詔曰宗祀
明堂以配上帝寓于殿寢禮蓋云闕崇寧之初嘗詔
建立去古旣遠歷代之模無足循襲朕刺經稽古度

以九筵分其五室通以八風上圓下方參合先王之制相方視址于寢之南僞工鳩材自我作古以稱朕昭事上帝率見昭考之心宣示圖式于崇政殿且以明堂宜正臨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徙秘書省于宣德門東而以省地營之命以蔡京爲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八月遼主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爲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別以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真有星流出于柳其光照地色赤黃有尾古者

以爲天子宗廟有喜國家建造宮室之祥蔡京率百
官表賀安置太子詹事陳邦光于池州初蔡京獻
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
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邪命
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起
葉夢得知蔡州移帥潁昌府發常平粟賑民常平使
者劉寄惡之宦官楊戩用事寄括部內得常平錢五
十萬緡請糴粳米輸後苑以媚戩戩委其屬持御筆
來責以米樣如蘇州夢得上疏極論潁昌地力與東
南異願隨品色不報時旁郡糾民輸錙就糴京師怨

聲載道獨賴昌賴夢得得免李彥括公田以黥吏告
訐籍郊城舞陽隱田數千頃民詣府訴者八百戶夢
得上其事捕吏按治之郡人大悅戩彥交怒尋提舉
南京鴻慶宮 九月金主攻遼黃龍府次混同江無
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
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水及馬腹旣濟使人測其
渡處深無涯矣於是遂克黃龍府遣蕭辭刺還遼曰
若歸我叛人阿疎即當班師遼師渡混同江副都統
章奴與耶律淳妃弟蕭諦里及其甥蕭延留等謀迎
立淳誘將士亡歸上京遣諦里以其謀告淳淳曰此

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北南面諸大臣不來而
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頃，遼主使行宮小
底乙信等持書至，備言章奴之謀。淳即斬諦里等，携
其首，單騎詣廣平，淀待罪。遼主遇之如初。章奴知淳
不見聽，乃率麾下掠取上京府庫財物，至祖州帥其
黨，告太祖廟。數遼主過惡，移檄州縣，遂結勃海羣盜，
至數萬，趨廣平，犯行宮，不克。北趨降虜山，順國女真
阿鶻產以三百騎一戰勝之，擒其貴族二百餘人，並
斬以徇。餘得脫者皆奔女真。章奴詐爲使者，欲奔女
真爲邏者所獲，縛送行在，腰斬于市。王厚與劉仲

武合涇原鄜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滅底河城敗績
死者十四五秦鳳第三將全軍萬人皆沒厚懼重賂
童貫匿不以聞未幾夏人大掠蕭關而去 冬十月
癸卯以嵩山道人王仔昔爲冲隱處士召陳顯爲宣
和殿學士不至 十一月庚寅高麗遣子弟入學凡
五人明年親策賜四人上舍及第遣歸其國 十二
月金主聞遼主親征乃聚衆以刀斫面仰天慟哭曰
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
至柰何非人人死戰恐不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
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羅拜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

金主遂帥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駝門，駙馬蕭特末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幹鄰灤。金主行次爻刺，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章奴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怠擊之。」遂追遼主及于護步荅岡。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王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藉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帟幄、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紀。蕭特末焚營而遁，金主亦退。

六年春正月以瀘南獻捷轉宰執一官以童貫爲
陝西兩河宣撫使遼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渤海
苦之是月朔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
府刺殺保先戶部使大公鼎聞亂即攝留守事與副
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盡捕其衆斬之撫定其
民裨將渤海高末昌時以兵三千屯八甌口見遼政
日衰金兵方強遂誘渤海并戍卒入遼陽據之旬日
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因僭號稱隆基元年遼
主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
達靈先生靈素温州人少從浮屠苦其師笞罵去爲

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僧寺苦之及王
老志死王仔昔寵衰帝訪方士于左階道籙徐知常
知常以靈素對即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
霄爲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
南方號稱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旣下降于世其弟
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
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
皆有名而已即仙卿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
妃方有寵靈素以爲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
甚加寵信遂賜號賞賚無筭爲改温州爲應道軍靈

素本無所能，惟稍習五雷法，招呼風霆，間禱雨，有小驗而已。童貫使劉法、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

夏仁多泉城，城中力守，援不至，乃降法受而屠之。

渭州將种師道克夏，滅底河城，師道世衡之孫也。

閏月丁未，從林靈素之言立道學。自元士至志士，凡十三品，歲大比，許襴襪就試。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爲紀志，賜名道史。二月丁亥，詔增廣天下學

舍，詔脩御河及廣京城。夏四月，會道士于上清寶

籙宮。初，帝以未得嗣子爲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輿，儻形勢加

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益信道教於是蔡攸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及聞林靈素之言遂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爲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若江南陳後主三品之石姑蘇唐白樂天所植之檜皆取以實之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帝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路金人攻高未昌殺之遂取遼東京州縣初未昌使人求援于金且曰願併力以取

遼金主使胡沙補謂末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授王爵末昌不從金主乃遣幹魯帥諸軍攻末昌時遼張琳等討末昌久不克幹魯與戰敗之遂取瀋州末昌大懼率衆拒金遇於活水金師旣濟末昌之軍不戰而却遂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末昌盡帥其衆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撻不也執末昌以獻金主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繫遼女真皆降于金金主以幹魯爲南路都統幹論知東京事辛未何執中罷執中輔政一紀年高疾甚賜之寬

少保太宰鄭居中
少宰劉正夫
知樞密鄧洵武

告尋以太傅就第。朝朔望儀物廩稍一如居位時。入見。帝曰：自相位致爲臣數十年，無此矣。執中對曰：昔張士遜亦以舊學際遇，用太傅致仕，與臣適同。帝曰：當時恩禮恐未必爾。執中頓首謝。未幾卒。執中字伯通，處州龍泉人。嘗爲端王侍講，故終始恩遇不替。然無所建明，惟以謹畏迎順主意而已。平生夤緣攀附，擠排賢哲。雖嘗置義莊以效范仲淹，士人羞稱之。庚寅詔蔡京三日一朝，正公相位。總治三省事。京改都堂爲公相廳。時人稱爲公相。五月庚子，以鄭居中爲少保太宰，劉正夫爲少宰，鄧洵武知樞密院事。

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吏無所師鄭
居中每爲帝言帝亦惡京專乃拜居中太宰使伺察
之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爲少宰居中存紀綱
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 六月丙寅
班中書官制格是月遼以耶律淳爲元帥 秋八月
壬午詔天下監司郡守搜訪巖谷之士雖恢詭譎怪
自晦者悉以名聞 九月辛卯朔帝奉玉冊玉寶如
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
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
塑造聖像又上地祇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

中書侍郎侯蒙

左丞薛昂

右丞白時中

正夫克

土皇地祇上寶冊儀禮一如上帝尋改宮名為玉清
 神霄宮又鑄神霄九鼎安置于上清寶籙宮之神霄
 殿 己未以童貫為開府儀同三司 冬十月乙丑
 太白晝見 十一月庚子以白時中為尚書右丞戊
 申以侯蒙為中書侍郎薛昂為尚書左丞是月夏大
 舉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夏先使數萬騎繞城踐
 塵漲天乃潛穿壕為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屠之而去
 十二月乙酉劉正夫罷正夫在相位能迎時上下
 持祿養權至是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 創公田所
 以內侍楊戩主之皆按民契券而以樂尺打量其贏

則拘入官而創立租課之公田錢於是民不勝其
擾僅輸公田錢而正稅不充矣 茂州夷內附置壽

寧延寧軍 帝一日忽夢人言樂成而鳳皇不至乎

蓋非帝指也帝寤大悔歎謂崇寧初作樂請吾指寸
而內侍黃經臣執謂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畧
比度之曰此是也蓋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柰
何於是再出中指寸付蔡京密命劉昺試之時昺匿
魏漢津初說但以其前議爲度作一長笛上之帝指
寸旣長于舊而長笛殆不可易以動人觀聽於是遂

止

七年春正月丁酉于闐入貢庚子以殿前都指揮使
高侏爲太尉 二月癸亥廣州觀察使黃璘誘大理
入貢詔以其主段和譽爲雲南節度使封大理國王
甲子會道士二千餘人于上清寶籙宮詔林靈素
諭以帝君降臨事乙亥帝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
講道經時道士皆有俸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
頃凡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
巾以赴日得一飫餐而襯施三百謂之千道會且令
士庶入聽靈素講經帝爲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
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雜以滑稽

領樞密童貫

爾時無恥宰相亦可與
官同列

媒語上下為大開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
授神霄秘籙朝士嗜進者亦靡然趨之 乙未以童
貫權領樞密院內侍自古無賜坐者時貫加開府儀
同三司領樞密院每春秋大燕則坐于執政之上日
與宰相同班進呈畢即自屏後入內復易窄衫與羣
闈為伍出則為大臣當體貌之禮入則為近侍執使
令之役古所未有也 夏四月庚申道籙院上章冊
帝為教主道君皇帝初帝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
子為大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為
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為教主

道君皇帝於是道籙院上表冊之然止於道教章疏
內用而不施於政事 升温州爲應道軍以林靈素
故也 五月祭地于方澤 六月戊午朔以明堂成
進封蔡京爲魯國公己巳蔡京辭兩國不拜詔官其
親屬二人 改節度觀察留後爲承宣使 雨雹大
如升有二魚落殿屋上人皆異之 秋七月壬辰熙
河環慶涇原地震旬日不止壞城壁廬舍居民壓死
者甚衆 置提舉御前人船所時東南監司郡官二
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宦
者以獻大率靈壁太湖慈溪武康諸石二浙竒竹異

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湖
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
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
日即達色香未變也至是蔡京又言陛下無聲色犬
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但有司奉行
之過因以致擾願節其浮濫乃請作提舉淮浙入船
所命內侍鄧文誥領之詔自後有所用即從御前降
下乃如數貢餘不許妄進意欲以便民而實擾害如
故 八月癸亥鄭居中罷居中與蔡京不相能至是
以母喪去位京懼其起復以居中王珪壻也乃使蔡

確子懋重理定策事以沮之遂追封確清源郡王御
製文立石墓前欲借是撼居中然卒不能害懋即渭
也 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募遼東人爲兵使報怨于
女真號曰怨軍凡八營二萬八千餘人屯衛州蒺藜
山以渤海鐵州人郭藥師等爲帥 九月乙未劉正
夫卒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由博士入都馴致宰
相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性貪吝唯恐不足於財晚
年築第杭州萬松嶺以建閣奉御書爲名悉取其旁
民舍未幾盡燬 冬十月乙卯朔初御明堂班朔布
政 戊寅侯蒙罷知亳州蔡京惡之也 十一月庚

太宰鄭居中

少宰余深
中書侍郎白時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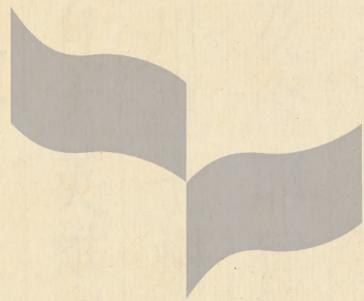
門下侍郎薛平

寅命蔡京五日一赴都堂治事辛卯起復鄭居中爲
太宰以余深爲少宰白時中爲中書侍郎十二月
戊申朔有星如月南行光采照耀與月無異丁巳
以薛昂爲門下侍郎方士王仔昔倨傲而慙帝待
以客禮故遇宦侍若童奴又欲羣道士皆宗已林靈
素忌之乃與宦者馮浩誣以言語怨望下獄死戊
辰帝言天神降于坤寧殿詔示百官且刻石以紀之
初帝感於林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又造青華帝
君正晝臨壇及火龍神劍夜降內宮之事託天神臨
降造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惑世欺衆其說妄誕不可

究質宦者道士有所不快必託爲帝誥則莫不如志
尋加靈素號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通元冲妙
先生視中大夫出入訶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
道家兩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庚午作萬
歲山命戶部侍郎孟揆於上清寶籙宮東築山以像
餘杭之鳳凰山號曰萬歲 竄侍御史黃葆光于昭
州初葆光爲左司諫始蒞職即言三省吏猥多乞非
元豐舊制者一切革去帝命釐正之一時士論翕然
蔡京怒其異已密白帝降內批云當豐亨豫大之時
爲衰亂減省之計徙爲符寶郎明年復拜侍御史至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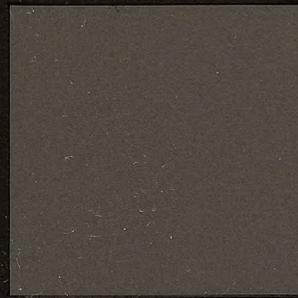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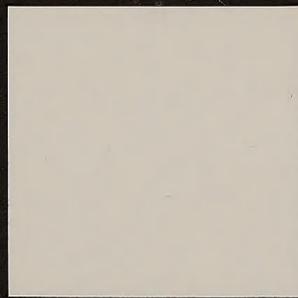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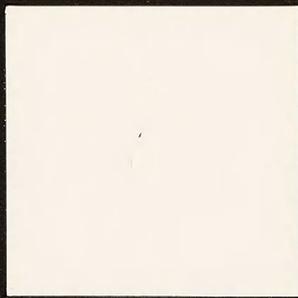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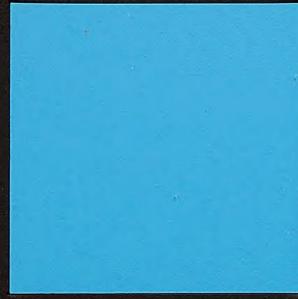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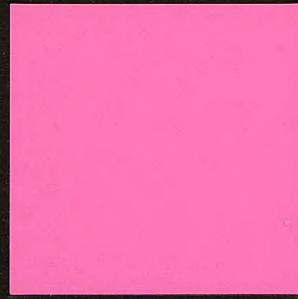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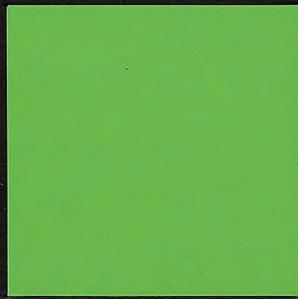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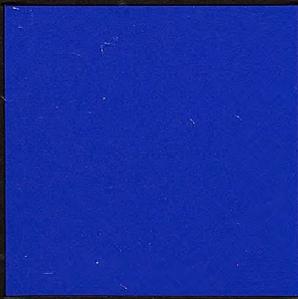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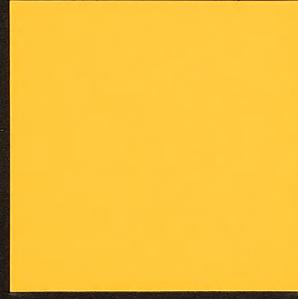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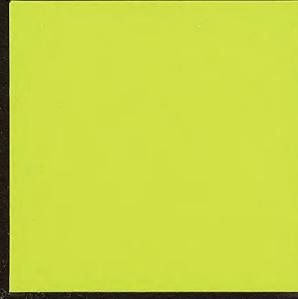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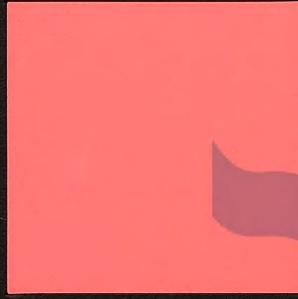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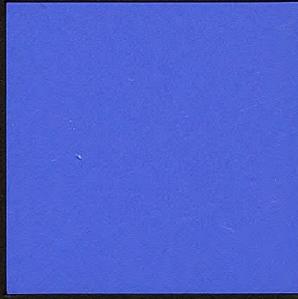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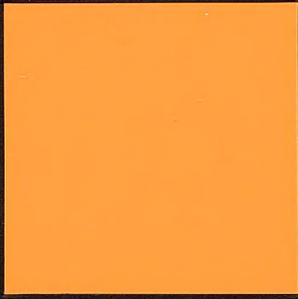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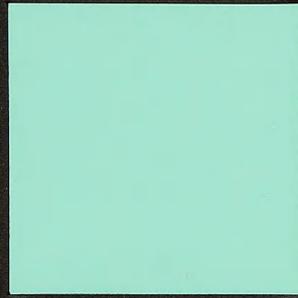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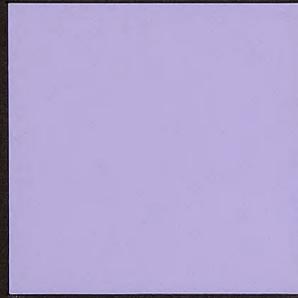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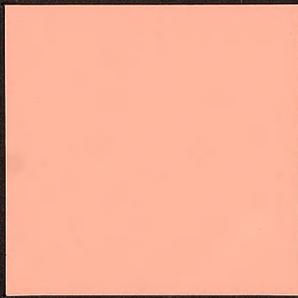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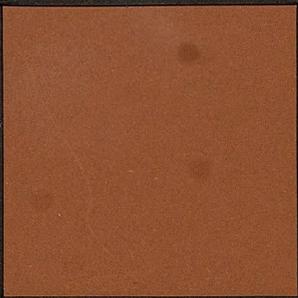
甲 登記號：029986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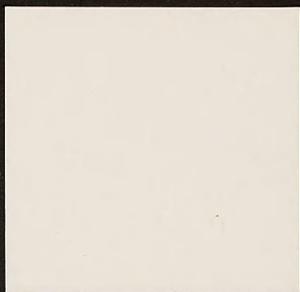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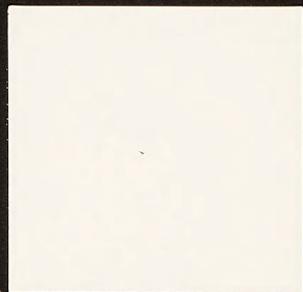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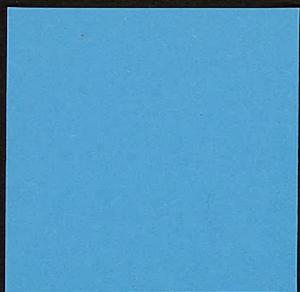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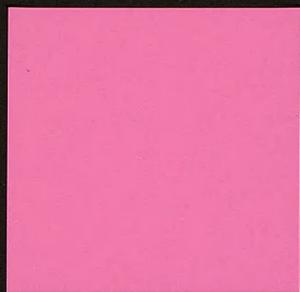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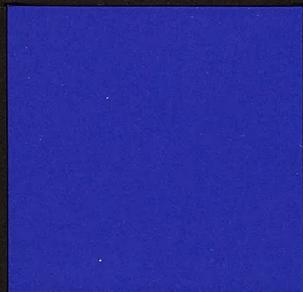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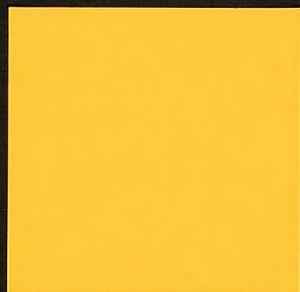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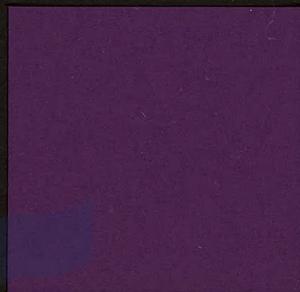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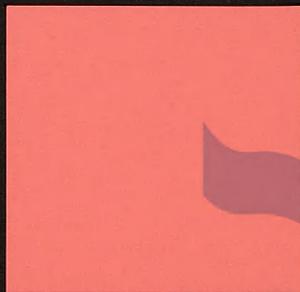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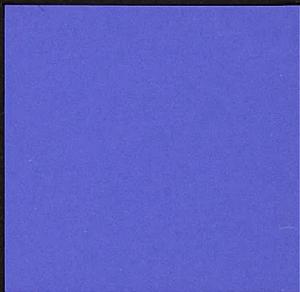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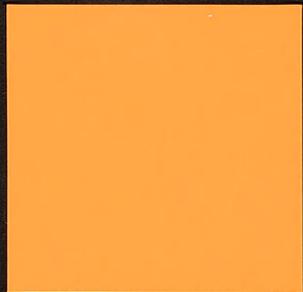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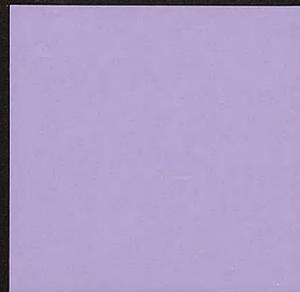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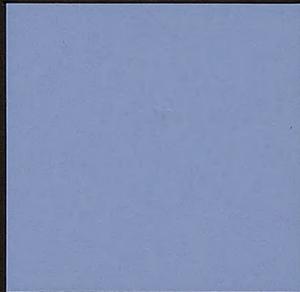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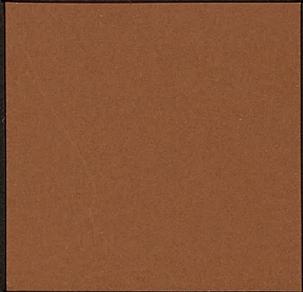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100mm